

散文中国

精选

San Wen
zhongguo

生命如桐花盛开

蓝燕飞 著



散文中国

精选

San Wen
zhongguo



蓝燕飞 著

天津出版传媒集团
天津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生命如桐花盛开/蓝燕飞著. —天津:天津人民出版社, 2013. 1

(散文中国精选) ISBN 978-7-201-07906-6

I. ①生... II. ①蓝...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3)第 000293 号

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

出版人:刘晓津

(天津市西康路 35 号 邮政编码:300051)

邮购部电话:(022)23332469

网址:<http://www.tjrmcbs.com.cn>

电子信箱:tjrmcbs@126.com

天津市永源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2013 年 1 月第 1 版 201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
700×960 毫米 16 开本 13 印张

字 数:150 千字

定 价:23.40 元



目录



壹 命若琴弦

命若琴弦 / 3

那些花儿 / 7

午后 / 11

西瓜、西瓜 / 15

有的爱情不可抵达 / 19

痕迹 / 23

山谷里的教堂 / 26

九妹 / 29

乡村故事 / 32

她和他 / 35

魔咒 / 40

贰 铺里,铺里

岐黄 / 47

狮子桥 / 53

电影 / 58

发电厂 / 63

逆光 / 67

天地一沙鸥 / 71

卫生院 / 74

一场聚会牵出的往事 / 79

仕中 / 84

陈旧影像 / 87

上街头 / 89


拖拉机手 / 91

糖 / 94

天井 / 96

广播响了 / 100

最后一个染匠 / 102



叁 离去或者归来

我知道这不是爱情 / 109
眺望时间流逝 / 112
疼痛掩蔽的真实 / 117
昨日的悲伤 / 121
永远在小河这边等他 / 124
箫声 / 127
寂寞锦江园 / 131
局部与片段 / 133
山不过来我过去 / 135
为一只鸭子寻找食物 / 138
没有结果的事情 / 141
观舞记 / 145
旅途 / 149

肆 高处

梦里家园 / 155
火中凤凰 / 158
菊韵 / 161
也来说一说梅 / 163
永远的雨声 / 165
梦想与生命 / 167
遍地月光 / 170
老屋 / 172
高处 / 175
难以回归 / 178
破碎的瓷片 / 180
叛徒及其他 / 182
黄昏独语 / 185
又是人间四月天 / 187
有关张爱玲的一些话 / 189
小小一片云 / 193
无声的歌哭 / 195
一个人的岳阳楼 / 197
冬天的蜗牛 / 200

后记 / 203



命若琴弦





命若琴弦 / 3

那些花儿 / 7

午后 / 11

西瓜、西瓜 / 15

有的爱情不可抵达 / 19

痕迹 / 23

山谷里的教堂 / 26

九妹 / 29

乡村故事 / 32

她和他 / 35

魔咒 / 40



命若琴弦

乡村二胡手王麻石死去的那年我正好十二岁。当我伫立在2006年的时间坐标上，回首眺望，看见我的少年和青年如娇嫩的花瓣纷纷坠落，它们在黄尘与风雨中褪尽颜色，零落成泥，灰飞烟灭。

怀旧之水如此清冽，倒映着色泽陈旧的乡村背景。记忆斑驳、杂乱，许许多多的事情没有结局，它们如烟一样袅袅上升，淡入渺远的暮天。

当再次写下“命若琴弦”四个字，我的眼前似乎展开了一条奇妙的时光隧道，我一次次地往返其间，期待在某个瞬间，发现一些线条，它们或模糊或清晰，却暗指着命运的走向，顺着它，我能进入事件的内核。

是的，正如你猜想的，我不是第一次写他或她。事实这是第三次。我第一次动笔是在十年前，那次我虚构了一个残酷而绝望的结尾。王麻石在一个灼热而焦躁的中午，扼住了哭闹不休的婴儿的咽喉，他心中的魔狰狞着，在杀死了孩子、杀死了希望之后，又杀死了自己。

第二个版本静静地躺在我的电脑里，我曾经把它贴在一个小说论坛。我看着它如一枚滑进湖水的卵石，悄无声息地沉入水底。那个骇人的尾巴已被我一刀割下，我试图在悲苦的旋律里凸现一缕温情，像天边的早霞，挣脱黑暗的羁缚，温暖婆婆与儿媳盛大的苍凉。在那两个虚构的版本里，这是永远朝着一个方向的两个女人，她们合力摧毁了一道道防线，不遗余力地为自己制造了一出悲剧。

所有的悲剧，归根结底，都是人性的悲剧。邪恶源自人心，冷酷源自人心，疯狂源自人心。而我要说的却并不是邪恶、冷酷与疯狂，它或许只是无奈。

我为什么要顾左右而言他？为什么闪烁其辞，而不把事实真相说出来呢？长久以来，这个乡村故事一直纠缠着我，它们像一根根荆藜，扎在

我的身体里。

我曾经把它说给我的一个朋友听。在那个陌生的城市，我的语言絮叨，冗长，如纷乱的落叶，它们没有方向，磕磕碰碰，跌跌撞撞，在迷宫般的黑暗里，如一只懵懂的蛾子寻找着死亡的入口与虚无的光明。我坚持着把它讲完，我感觉到他隐忍的焦躁，他的脸在诡异而夸张的霓虹里渐渐失真。那层微笑却一直都在，他微笑着说：“这有什么意义呢？你想表达什么？”

我愣住了，愣在微笑里。我感觉自己身体里的热浪正迅速退却，它们潮湿而冰冷。

是啊，这有什么意义呢？而且我确实不知道自己表达什么，首先，这样的故事毫无新意，你给它一个乡村背景或者给它一个城市背景，有什么区别呢？

我在他的微笑面前沉默下来。我不知道是不是所有的话语一定要穿上意义的盔甲，一件事情的发生与结局和一朵飘忽的云彩，它们的意义是否一样？有的时候，看见与说出也许就是意义本身。

回到故事。

回到故事的时候，我也回到了童年。我在那样的年龄势必不能完全读懂隐藏在事情后面的真相，那么我就撇开真相，只端出自己知道的，好吗？

王麻石无师自通地学会了拉二胡。听过他琴声的人都知道，他的二胡拉得好。在那个京剧盛行的年代，公社宣传队里没有京胡手，王麻石凭借一把二胡，竟也可以扯出激越、高昂，将一台戏衬托得丰满而热闹。他的琴子一响，可以扯得人笑，也可以扯得人哭，这样的本事自然吸引了一些姑娘的眼眸，金花就是因为爱听他的琴声，自己走进了他的家门。但这个故事发生的时候，王麻石已经轻易不操琴了，他总是说，人老了，弦也调不准了。这是一句电影台词，经了王麻石的口，好像真添了无限的沧桑。王麻石那时也就三十出头，但他已经认为自己老了，看上去，他也确实老了。青灰灰的一张瘦脸，颊部深深地陷落，眼白不是白



色的,而是黄晶晶的,和他早逝的父亲一般模样。三十岁的王麻石娶了金花多年,却没有生下一男半女。金花人高马大,脸上红桃花色的。不能养孩子可是件大事,一个不能养孩子的女人通常是会遭到婆家的唾弃的。婆婆是个明白人,她知道问题多半出在自己儿子的身上,而她不能坐视不管。

婆媳俩一个推波助澜,一个半推半就。一切就这样开始了。王麻石被母亲与妻子推到一个尴尬而屈辱的境地。

这不是简单的偷情——性一经上升到生育的高度,上升到家族的传承,付出就是整个家庭的付出,牺牲也是整个家庭的牺牲。

当金花的肚子山包一样隆起的时候,王麻石像枯枝渐渐失去了最后一抹青痕。现在想来,王麻石得的应该是肝病,他经年喝着黑色的汤药,那些液体渗透到他的身体里,像一株植物经过长期的浇灌,散发着苦涩的气息。他面对金花变化着的身体,长时间沉默,没有喜,没有恨,好像那是一件与他完全无关的事,至于他的内心,煎熬也罢,平静也罢,那似乎已经不是一件值得关注的事了。但他终于没能等到那个生命的降临。

这当然并不是结束。真正的结局像一块黑色的礁石,搁浅在许多人的记忆之河,无法轻易绕过。

婆媳反目成仇,为了孩子,对簿公堂。一边是年轻的母亲,一边是年迈的祖母,谁更有能力抚养这个孩子?法律公正、冷漠,对艰难生长着的枝蔓视而不见,它直视着挺拔的枝干,认为这就是结果。不错,这正是该有的结果。

所有的人都看见了婆婆的泪。她是王麻石的母亲,她是金花的婆婆,她还是孩子的祖母。现在她什么都不是了,她什么都没有了。不仅是她,所有人都认为金花绝情寡义,不明白金花为何要夺走这个孩子,她还那么年轻,以后可以再生再养。但金花这时好像鬼附了体,谁的话也听不进去。

金花带着三岁的孩子借助法律成功地逃离。



生命如桐花盛开

那块礁石浮出了水面，它冰冷、坚硬，冒着森森的寒气，多少年来，我一而再、再而三地不成功地表达，或许正缘于此。它既简单又复杂，可以用“人性”二字来概括。

王麻石的母亲淹没在绝望的死海，她拉住一只只熟识或不熟识的手，就如抓着了救命稻草，在一声“我的命好苦呀”的长叹后，开始周而复始的哭诉。她的眼泪和诉说，在黄昏的路口与河滩，在初春的青草与冬日的严霜中，潇潇而下。她稀薄的白发如乱草般没有方向，只有风的方向，只有时间的方向。那渐渐遥远、黯淡的声音，苍老而无助。

金花的决绝也许正是缘于内心的软弱与恐惧。她害怕面对那双幽怨的眼睛，她不敢看那把落满尘土的二胡，它有时突兀地响起来，在黑夜深处，绵绵不绝，她怎么敢把孩子留在这里呢？怎么敢？要把这些破碎的夜晚和不堪回首的往昔从记忆中抹去，她只能选择走，必须走。

这是一场没有结局的战争，没有真正的胜利者。只有纤弱的生命的叹息，在时间的旷野漫散，如隐隐的琴音，飘忽、不可紧握和把持。在静谧的空间里，我听见时间的指针轻轻颤动了一下，而那块礁石已经不是黑色的，它复杂模糊，有着太多我不能破释的谜和说不透的理。但我终于把这个故事说了出来，或许我落入了俗套的陷阱，正以一种自由落体的姿势跌落，但我说出来了。无论如何，这才是最重要的。



那些花儿

雨一直下，像一个絮叨的妇人，不管不顾地，整个季节被潮湿、凌乱的雨声覆盖。这是个阴冷的冬天，偶尔的太阳稀薄得可以忽略不计，当然其间下了一场转瞬即逝的小雪，雪飘落在寂静的夜晚，静悄悄地没有发出声响，只有透过窗幔的微光坚持到黎明，给人们某种暗示。第二天，推窗一望，白茫茫的一片，院落、河岸、屋顶、起伏的山峦，一齐散发着皎洁的光辉，但这些精灵没有如惯常那般驱散天空的阴霾，只能独自黯然伤怀，将道路弄得越发的泥泞，随着黄昏的到来，那些浓厚的云层，重又变成雨滴响彻冬天的旷野与街头。

穿行在连绵不绝、淅淅沥沥的雨声里，寒风不可阻挡从四面奔袭而来，透过颜色各异的羽绒服，直抵我们身体的内部。我的心情也和这天气一样，阴沉、冰凉，糟糕透了。一天的奔波，毫无所获，我们要寻找的人，全部去向不明。一共七个，她们就像昨夜的那场雪，融化、消解，所有的消息都如烟如雾一般飘散在天的尽头。

黄昏、冷雨、杳无踪迹的女孩，像陈旧的电影镜头，渐渐失去了真实感。无数的面孔和背影，在我的面前出现然后消失。我没有看清楚任何一张面孔。他们彼此重叠又如此相似，行色匆匆，没有谁为谁停留片刻，他们连同他们身后的背景对我都是模糊的，就像未调整好焦距的影像。

恍惚。是的，这正是我当时的情状。那些女孩也许就在这里，在人群中。但几乎没有再找到她们的可能。有时候，前因后果不过是自己为自己设下的圈套。人性、隐私、善意的关爱，因为这些，当初所有的调查与取样隐去了她们真实的姓名，使用了编号，001、002……一直这样排下去。这组数字，整齐划一，毫无特性，但却可以抵达无穷，它们像汪洋一般漫无边涯。现在其中的三个很有可能感染了某种极其危险的病毒，它

们可怕地潜伏在她们年轻的身体里，如一枚随时可以引爆的炸弹。如今，她们怀揣炸弹，消失在茫茫人海。

一个人怎么可能突然消失呢？人怎么可能像风一样，像云一样，像鸟一样，说不见就不见了？如果我们留意过，我们一定知道，那些风、那些云、那些鸟并不是真的飞过了无痕，它们是有方向的，只是因为忽略，我们才觅不到它们行动的轨迹。而有什么理由，让我们去关注这些呢？

“高干队”沮丧地游荡在冷雨霏霏的街头。我不知道为什么一个名称通过简化的手段可以赋以完全不同的定义，就像一些物质通过化学反应成为另一种物质。“高危人群干预工作队”简化成“高干队”，也许是我们文化中特有的幽默，色泽深黝，质地坚硬，插在汹涌的欲望之谷。那些藏污纳垢、醉生梦死、歌舞升平的场所，那些衣冠楚楚、堆砌着脂粉的男人、女人，黑夜如帷幕一般打开，露出自己的五脏六腑。所谓的高危人群如一只只章鱼，伸出柔软的触角，切进黑夜的纵深处。她们从事着古老而特殊的职业，如鼯鼠一般昼伏夜出，希望为自己为亲人储藏一点儿丰富的食物，以度过漫长的冬天。这些来自天南地北的女孩，放荡而谨慎。她们的身体与生命就像一片羽毛，失去了自己的方向，只有随风飘荡，散落在一个个陌生的路口，湮没在风尘与黑暗中。这些女孩呀，命可以不要，却牢牢守护着另外一些虚幻又真实、轻忽而沉重的东西。没有一个女孩说出过自己的故乡，籍贯那一栏里，我们只能写下四川或者湖南这样的字样，那些遥远的、疼痛的、贫穷的村庄隐没在她们单薄的身体后面，眺望着她们苍白的容颜，流下一串串伤心的眼泪，就像这潺潺的雨，在世界的尽头，寂静地回响。

这于我是个陌生的世界，我对她们生活的一知半解完全来自文学与传说，如果不是因为职业的关系，她们将永远在我的视线之外，就像生长在南山北岭的树，拥有自己的土壤与天空；就像纵横道路上的过客，各自奔天涯。而我注定不能匆匆走过，我不得不停下脚步。我从未料到我的职业将为我推开一扇沉重的大门。

这是一扇黑色的门，门体高大，它的边缘已经被时间腐蚀，蚊虫驻



扎在木纹的内部,但它并未像我希望的那样坍塌。推开的瞬间,我听到了一声叹息,幽怨、悠长,随着岁月的长风扑来,我的心瞬间紧张起来,我害怕看到门后阴森森的暗影幽灵一般徘徊,害怕看到贪婪的欲望如水蛭般吸附在幽灵的身上不肯松开,我害怕看到这些。

我看到了什么?

狭小如鸽子笼的空间,女孩们睡眼惺忪,衣冠未整。来历不明的光线昏暗诡异,将她们的脸染得暗影憧憧,肉欲的气息如石头一样坚硬,又像水汽一般荡漾着。我的胃一阵痉挛,接着像江河一样涌动起来。她们嘴里嘟嘟囔囔的,发着牢骚,说自己黎明时分才躺下,责怪我们不该在上午来打搅她们的睡眠。她们这样说的时候,没有一点儿羞愧的样子,简直就是理直气壮,好像刚下了晚班的工人,尴尬的倒是我们自己。我一直沉着脸,不知如何开口。我知道自己来到这里不是为了沉默的,我必须说话。我任凭语言居高临下地倾注在她们的身体上,我本来应该更耐心更和暖一些,但我的语言就像外面急骤的冷雨,毫无感情色彩地落下来。我直视着那些脸,来到或者离去的,她们无一例外的年轻,如春天原野上的新绿,如树上初绽的花蕊。那个贵州女孩只有十六岁,圆圆的脸上灿烂着笑容。这无邪的微笑如蒺藜刺痛我的心,她说自己只读过两年书,她是老大,下面还有两个弟弟,所以她要出来做,她说最大的愿望是弟弟都能读大学。而那唯一一个三十出头的女人,混迹在一群十几二十岁的孩子中间,有着让人过目难忘的沧桑,她的话就像一串快乐的珠子从口里滚落出来,她把现在的生活称作幸福时光,她说,在家干一天活,累得臭死,时不时还要挨老公的打,挨了打还一样的要陪老公睡。这里的男人不打人,还给钱。现在过年过节回家,老公高兴,孩子喜欢。我闻之愕然,继而揪心。

我无话可说。任何语言都无关她们的痛痒,我想说的话对她们来说如空气一样没有颜色与重量。但我知道自己的眼神正在变软,软软地腾起了迷雾。

这些女人过着自己选择的生活。但我说不清是她们选择了生活还



生命如调花盛开

是生活选择了她们。她们远离故土来谋生,然后为了保持“新鲜感”,像候鸟一样不停地迁徙,漂泊不定,在遍布泥泞与陷阱的路上,以花样年华为自己博得一个“小姐”的称谓。

小姐是某种秩序与观念的颠覆者,毫无负担地过着迥异于常态的生活。

“女人花摇曳在红尘中,女人花随风轻轻飘动。”一个小小姐把哀伤唱得欢快而明朗,深蓝的眼影、紫艳的唇,头发像火一样在“燃烧”,斑驳的色彩纠缠在一起竟然有一种和谐。抬眼望去,她的脸上都是快乐,她的步态充满了弹性,和我们所要寻找的女孩一样。但我们知道,她不是,那些女孩,她们的老板说:早走了。我们的寻找,只是为了印证这个事实,别无他用。

小姐永远是陌生的。陌生的小姐就像一尾尾活泼的鱼,拨动出刺啦啦的水声。水动兽出,水里的怪兽有着硕大的胃口,它们嘴一张,就把小鱼吞进了肚里。

那三个女孩或许已被水兽酸腐的胃液所消化。她们真像轻扬的雪花啊,跌落在尘埃中,触地即化,没有留下一丝丝痕迹。

夜已经真正到来了,而雨却没有止的意思。



午后

世界的崩溃起源于一泓水，所有的船都是被水颠覆的。

1

祖父坐在厅堂里看电视，慢慢地把自己看睡着了。电视里那些后生、姑娘唱歌不好好唱，跑来跑去的，扭胯甩胳膊，让他的眼累得慌，于是他像一只老猫那样眯起了眼睛，这一眯就把自己眯睡着了。

和祖父一起看电视的两个少年对视一眼，会意地俏皮一笑。他们一前一后溜出屋，黑狗尾随着，他们同时瞪了它一眼，低声地呵斥着，它抗议地轻吠两声，垂头丧气地往回走。

哥哥走下那个斜坡时，弟弟已经等在那里。天热得使人脑袋发蒙，午后的太阳如一盆越烧越旺的火，舔得人身上火辣辣的。

少年横穿公路，拐上了一条依傍着河流的小路。小路行人杳杳、荒芜杂乱，摇曳的野芒还是一柄绿色的剑矛，它们调皮地抚摸着少年的脸，不时拉拉他们的衣角。少年甩开它们，一直向前走，黝黑的脸上淌着亮晶晶的汗珠。

我的文字此时变得非常的困难和苦涩。我不想继续下去，我希望这是我的文字制造的一个噩梦，我停下来，梦就醒了。我希望停留在这里，停留在某一个午后，寂静而喧哗的阳光下。

我看见了结果。看见死亡的黑色的羽翼下覆盖着少年与祖父，他们彼此相邻，但却是孤零零的，他们再也不能听到彼此的话语。

那些水还在那里。静悄悄的，一副无辜的样子。但你不能轻易地相信它们，你瞧，现在连风也抛弃了它们。

我一直想把这些告诉你，那六十天前的事情。但我一日日地拖着，



生命如桐花盛开

我不知道自己应不应该把一个突发的、孤立的事件说出来。

天空有着海一样的颜色，蔚蓝的颜色。少年的脸绽开了明亮的笑。他们同时看见了安静的、清凉的水，看见了水里飘着的云朵和羊群一样的洁白。弟弟跳起来，他的衣服如长了翅膀的鸟快乐地飞进了草丛。

水笑了。水一直在笑。先是羞涩的浅笑，直至大笑，狂笑，以至抽搐。

哥哥不明白发生了什么，他的记忆停留在 2005 年的夏天，那摇篮般温存、富有张力的水留给他的无边的快乐里。

2

我无数次地设想过的结果。哥哥在那一瞬间胆怯了。他只有十五岁，没有能力把十一岁的弟弟从命运的漩涡里的解救出来。他能做的只是求救。他朝四周望了望，他看见了绿色的庄稼，他的前方、后方、左边、右边，都是单调得让人绝望的绿。没有人影，人正在午后灼热的大汗淋漓的梦中。现在满眼满世界的绿，连麻雀都看不到一只。只有蝉子在尖锐地嘶鸣：快去！快去！别去！别去！

蝉躲在浓郁的叶丛里。它的外壳黑糊糊的，老谋深算的眼睛被阳光晃得迷糊了起来。柳树的枝条低垂着，蝉藏在低垂的柳条间，它看见了一切。

蝉一直在犹豫。它也不知道该不该去，因此他喊着喊着就渐渐地喊得模棱两可了起来，这样听起来就是一声急过一声的去——不去！？去——不去！？去——不去！？少年压根没听清蝉说的话，他一个猛子扎了下去，没有犹疑，没有朝我设想的路径眺望。他应该找到了他的弟弟，他拖着弟弟挣扎着往岸边游，那些松软的河沙突然像峭壁千仞。

少年落下悬崖。

少年别无选择。

我设想的结果永远不会到来。

如果它到来了，真的就可以改变这一切？裂缝、阴影、猜忌、怨恨、自责……少年能够从中走出来吗？

生活总是漏洞百出，充满了这样那样的悖论。